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史評類

史評類存目一二

700
130
494

12
150
49

五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八十八

所錢文
有物辨

史部四十四

史評類

春秋筆削議而不辨其後三傳異詞史記自爲
序贊以著本旨而先黃老後六經退處士進姦
雄班固復異議焉此史論所以繁也其中考辨
史體如劉知幾倪思諸書非博覽精思不能成
帙故作者差稀至於品隲舊聞抨彈往迹則纔
繙史略即可成文此是彼非互滋簧鼓故其書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八十八

史部 史評類

112
1330
49

動至汗牛又文士立言務求相勝或至鑿空生
義僻謬不情如胡寅讀史管見譏晉元帝不復
牛姓者更往往而有故瑕類叢生亦惟此一類
為甚我

皇上綜括古今折衷眾論

欽定評鑑闡要及全韻詩昭示來茲日月著明燭火可
息百家調語原可無存以古來著錄舊有此門
擇其篤實近理者酌錄數家用備體裁云爾

史通二十卷

內府藏本

唐劉子元撰子元本名知幾避明皇嫌名以字行
彭城人弱冠擢進士第調獲嘉尉遷鳳閣舍人兼
修國史中宗時擢太子率更令累遷祕書監子
左庶子崇文館學士開元初官至左散騎常侍後
坐事貶安州別駕卒於官事蹟具唐書本傳此書
成於景龍四年凡內篇十卷三十九篇外篇十卷
十三篇蓋其官祕書監時與蕭至忠宗楚客等爭
論史事不合故發憤而著書者也其內篇體統紕
繆弛張三篇有錄無書考本傳已稱著史通四十

九篇則三篇之亡在修唐書以前矣內篇皆論史家體例辨別是非外篇則述史籍源流及雜評古人得失文或與內篇重出又或牴牾觀開卷六家篇首稱自古帝王文籍外篇言之備矣是先有外篇乃擷其精華以成內篇故刪除有所未盡也子元於史學最深又領史職幾三十年更歷書局亦最久其貫穿今古洞悉利弊實非後人之所及而性本過剛詞復有激詆訶太甚或悍然不顧其安疑古惑經諸篇世所共詬不待言矣卽如六家篇

譏尙書爲例不純載言篇譏左氏不遵古法人物篇譏尙書不載八元八愷寒浞飛廉惡來閎夭散宜生譏春秋不載由余百里奚范蠡文種曹沫公儀休甯戚穰苴亦殊謬妄至于史家書法在褒貶不在名號昏暴如幽厲不能削其王號也而稱謂篇謂晉康穆以下諸帝皆當削其廟號朱雲之折檻張綱之埋輪直節凜然而言語篇斥爲小辨史不當書蘧瑗位列大夫未嘗棲隱而品藻篇謂高士傳漏載其名孔子門人欲尊有若事出孟子定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八十八
不虛誣而墜識篇以史記載此一事其鄙陋甚於
褚少孫皆任意抑揚偏駁殊甚其他如雜說篇指
趙盾魚飧不爲菲食議公羊之誣并州竹馬非其
土產譏東觀漢記之謬亦多瑣屑支離且周禮太
史掌國之六典小史掌邦國之志則史官兼司掌
故古之制也子元之意惟以褒貶爲宗餘事皆視
爲枝贅故表歷書志兩篇於班馬以來之舊例一
一排斥多欲刪除尤乖古法餘如譏後漢書之採
雜說而自據竹書紀年山海經譏漢書五行志之

舛誤而自以元暉之科錄爲魏濟陰王暉業作以
後漢書劉虞傳爲在三國志中小小疎漏更所不
免然其縷析條分如別黑白一經抉摘雖馬遷班
固幾無詞以自解免亦可云載筆之法家著書之
監史矣自明以來註本凡三四家而譌脫竄亂均
如一轍此本爲

內府所藏舊刻未有注文視諸家猶爲近古其中點
煩一篇諸本竝佚其朱點此本亦同無可校補姑
仍之焉

史通通釋二十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國朝浦起龍撰起龍字二田無錫人雍正甲辰進士
官蘇州府教授史通註本舊有郭延年王維儉二
家近時又有黃叔琳註補郭王之所闕遞相增損
互有短長起龍是註又在黃註稍後故亦採用黃
註數條然頗糾彈其疎舛其中如曲筆篇稱秦人
不死驗符生之厚誣蜀老猶存知葛亮之多枉三
家皆不註起龍亦僅引困學紀聞謂王應麟不知
所出定爲無考而不知秦人事出洛陽伽藍記蜀

老事出魏書毛修之傳又如關單失力但引盧照
鄰賦旁證而不知清異錄實有訓釋不煩假借小
小疎漏亦不能無然大致引據詳明足稱該洽惟
疑古惑經諸篇更助頽波殊爲好異又輕於改竄
古書往往失其本旨如六家篇尙書條中語無可
述四字之下若此二字之上顯有脫句而改此字
爲止字更臆增一有字又如列傳篇項王立傳而
以本紀爲名句立字不誤而乃臆改爲宜字此類
至多皆失詳慎至於句解章評參差連寫如坊刻

古文之式於註書體例更乖使其一評一註釐爲
二書則庶乎離之雙美矣

唐鑑二十四卷

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宋范祖禹撰呂祖謙註祖禹字淳父華陽人嘉祐八年進士歷官龍圖閣學士出知陝州事蹟附載宋史范鎮傳中祖謙有古周易已著錄初治平中司馬光奉詔修通鑑祖禹爲編修官分掌唐史以其所自得者著成此書上自高祖下迄昭宣撮取大綱繫以論斷爲卷十二元祐初表上於朝結銜

稱著作佐郎蓋進書時所居官也後祖謙爲作註乃分爲二十四卷蔡條鐵圍山叢談曰祖禹子溫遊大相國寺諸貴璫見之皆指目曰此唐鑑之子蓋不知祖禹爲誰獨習聞有唐鑑也則是書爲當世所重可知矣張端義貴耳集亦記高宗與講官言讀資治通鑑知司馬光有宰相度量讀唐鑑知范祖禹有臺諫手段惟朱子語錄謂其議論弱又有不相應處然通鑑以武后紀年祖禹獨用沈既濟之說取武后臨朝二十一年繫之中宗自謂比

春秋公在乾侯之義且曰雖得罪君子亦所不辭
後朱子作通鑑綱目書帝在房州實仍其例王懋
竝白田雜著亦曰范滂夫唐鑑言有治人無治法
朱子嘗鄙其論以為苟簡而晚年作社倉記則亟
稱之以為不易之論而自述前言之誤蓋其經歷
既多故前後所言有不同者讀者宜詳考焉未可
執一說以為定也然則朱子語錄之所載未可據
以斷此書矣

唐史論斷三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宋孫甫撰甫字之翰陽翟人舉進士歷官右正言
遷天章閣待制河北轉運使兼侍讀事蹟具宋史
本傳陳振孫書錄解題稱甫以劉昫唐書煩冗遺
略多失體法乃改用編年體創始於康定元年歲
事於嘉祐元年勒成唐紀七十五卷其間善惡分
明可為龜鑑者各繫以論凡九十二篇甫沒後唐
紀宣取畱禁中其從子察嘗錄副本遺司馬光世
亦罕見惟論斷獨傳紹興二十七年嘗鈔版於劍
州後蜀版不存端平乙未黃準復刻於東陽宋史

藝文志作二卷文獻通考作十卷此本僅三卷蓋本從唐紀鈔出別行非其舊帙故卷數多寡隨意分合實無二本也前爲自序一篇末附司馬光跋曾鞏歐陽修所作墓誌行狀蘇軾荅李廌書張敦頤後序皆推重是書甚至朱子亦稱其議論勝唐鑑云

唐書直筆四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宋呂夏卿撰夏卿字縉叔泉州晉江人舉進士爲江甯尉歷官宣德郎守祕書丞以預修唐書告成

擢直祕閣同知禮院後出知潁州卒於官事蹟具宋史本傳案曾公亮進唐書表所列預纂修者七人夏卿居其第六本傳亦稱夏卿學長於史貫穿唐事博採傳記雜說數百家折衷整比又通譜學勅爲世系諸表於新唐書最有功是其位雖出歐陽修宋祁下而編摩之力實不在修祁下也據晁公武讀書志是書乃其在書局時所建明前二卷論紀傳志第三卷論舊史繁文闕誤第四卷爲新例須知卽所擬發凡也惟晁氏作唐書直筆四卷

新例須知一卷而此本其爲四卷或後來合併歟
晁氏稱夏卿此書歐宋閒有取焉所有未符乃歐
宋所未取者然是丹者非素論甘者忌辛著述之
家各行所見其取者未必皆是其不取者未必皆
非觀晁氏別載夏卿兵志三卷稱得於宇文虛中
季蒙題其後曰夏卿修唐史別著兵志三篇自祕
之戒其子弟勿妄傳鮑欽止吏部好藏書苦求得
之其子無爲太守恭孫偶言及因懇借鈔錄于吳
興之山齋云云然則夏卿之於唐書蓋別有所見

而志不得行者特其器識較深不肯如吳縝之顯
攻耳今兵志已不可見兼存是書以資互考亦未
始非參訂異同之助矣

通鑑問疑一卷

浙江范懋柱家
天一閣藏本

宋劉義仲撰義仲筠州人祕書丞恕之長子宋史
附見恕傳末但稱恕死後七年通鑑成追錄其勞
官其子義仲案宋史原本作義仲癸辛雜識
亦作義仲均傳寫之誤今改正爲郊
社齋郎其始末則未詳也史稱司馬光編次資治
通鑑英宗命自擇館閣英才共修之光對曰館閣

文學之士誠多至於專精史學臣得而知者惟劉
恕耳卽召爲局僚遇史事紛雜難治者輒以諉恕
恕於魏晉以後事考證差謬最爲精詳義仲此書
卽哀錄恕與光往還論難之詞據書末稱方今春
秋尙廢況此書乎云云蓋成於熙甯以後邵伯溫
間見錄稱通鑑以史記前後漢屬劉攽以唐逮五
代屬范祖禹以三國歷九朝至隋屬恕故此書所
論皆三國至南北朝事也凡所辨論皆極精核史
所稱篤好史學自太史公所記下至周顯德末私

記雜說無所不覽上下數千載閒鉅細之事如指
諸掌者殆非虛語通鑑帝魏朱子修綱目改帝蜀
講學家以爲申明大義上繼春秋今觀是書則恕
嘗以蜀比東晉擬紹正統與光力爭而不從是不
但習鑿齒劉知幾先有此說卽修通鑑時亦未嘗
無人議及矣末附義仲與范祖禹書一篇稱其父
在書局止類事迹勒成長編其是非子奪之際一
出君實筆削而義仲不及見君實不備知凡例中
是非子奪所以然之故范信父亦嘗預修通鑑乃

書所疑問焉所舉凡八事復載得祖禹荅書具爲
剖析乃深悔其詰難之誤且自言恐復有小言破
言小道害道如己之所云者故載之使後世有考
焉其能顯先人之善而又不自諱其所失尤足見
涑水之徒猶有先儒質直之遺也

三國雜事二卷

浙江范懋柱家
天一閣藏本

宋唐庚撰庚字子西眉州丹稜人紹聖中登進士
第調利州治獄掾遷閬中令人爲宗學博士張商
英薦除提舉京畿常平後坐爲商英賦內前行謫

居惠州大觀五年赦歸道卒事蹟具宋史文苑傳
是書雜論三國之事凡三十六條併自序一篇後
人皆編入庚文集考宋志載庚集二十二卷與今
本同似此書原在集內然晁氏陳氏書目皆載庚
集十卷知今本析其一卷爲兩卷又益以此書二
卷爲二十二卷實非原本故永樂大典所載此書
亦別爲一編不著文集之目今仍別爲二卷以還
其舊陳振孫書錄解題稱庚之文長於議論今觀
其論諸葛亮寬待法正及不踰年改元事論荀彧

爭曹操九錫事皆故與前人相反至亮之和吳本
爲權計而以爲王道之正亮拔西縣千餘家本以
招安而以爲擾累無辜皆不中理又謂商無建丑
之說謂張掖石圖卽河洛之文而惜無伏羲神農
以識之尤爲紕繆然其他議論可採者頗多醇駁
竝存瑕瑜不掩固亦尙論者之所節取爾

經幄管見四卷

永樂大典本

宋曹彥約撰彥約字簡甫都昌人淳熙八年進士
薛叔似宣撫京湖辟爲主管機宜六字累官寶謨

閣待制知成都府寶慶元年擢兵部侍郎遷禮部
旋授兵部尙書力辭不拜以華文閣學士致仕卒
謚文簡事蹟具宋史本傳是書蓋彥約侍講筵時
所輯皆取三朝寶訓反覆闡明以示效法蓋卽范
祖禹帝學多陳祖宗舊事之義考仁宗天聖五年
允監修王曾之請採太祖太宗眞宗事蹟不入正
史者命李敬等別爲三朝寶訓三十卷寶元二年
十二月詔以進讀嗣是講幄相沿遂爲故事彥約
是書於進讀符瑞諸篇雖不免有所迴護要亦當

時臣子之詞不得不爾其餘諸篇則皆能旁證經史而歸之於法誠亦可謂不失啟沃之職者矣舊刻散佚久無傳本惟永樂大典尙載其全文今詳爲校讐釐成四卷閒有辨證各依文附著焉

涉史隨筆一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葛洪撰洪字容甫自號蟠室老人婺州東陽人淳熙十一年進士嘉定閒官至參知政事觀文殿學士卒諡端簡事蹟具宋史本傳是書前有自序大略謂微官泊布衣求進謁於廟堂者自勺進乞

憐外往往訖無他說是直相與爲欺而已洪不敢爲欺比以憂居取歷代史溫繹閒有所見隨而筆之因擇其可裨廟論者二十六篇以獻則是編乃洪官未達時獻於時相之作故所論皆古大臣之事其中論田歆一條謂歆果介然自立人自不敢干之以私貴戚敢於請託仍歆之罪論韋澳一條謂是非雖當順乎人情亦當斷以己見所言殊鑿然有理其他多因時勢立論亦胡寅讀史管見之流而持論和平不似寅之苛刻偏駁惟論申屠嘉

一條反覆明相權之宜重然宋之宰執實無奄豎擅權以掣其肘與漢唐事勢截然不同如王安石如蔡京章惇如秦檜韓侂胄史彌遠賈似道皆患其事權太重故至於盡鋤善類斲喪國家洪所云云是徒知防宦官之弊而不知防姦臣之弊未免失之一偏矣

六朝通鑑博議十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宋李燾撰燾有說文五音韻譜已著錄此書詳載三國六朝勝負攻守之迹而繫以論斷案燾本傳

載所著述無此書之名而有南北攻守錄三十卷其同異無可考見核其義例蓋亦江東十鑑之類專為南宋立言者然十鑑徒侈地形節虛詞以厲戰氣可謂夸張無實此則得失兼陳法戒具備主於修人事以自強視李舜臣所論較為切實史稱燾嘗奏孝宗以卽位二十餘年志在富彊而兵弱財匱與教民七年可以卽戎者異又孝宗有功業不足之歎燾復言功業見於變通人事既修天應乃至蓋其納規進誨惟拳拳以立國根本為先而

不侈陳恢復之計是書之作用意頗同後其子壁不能守其家學附合韓侂胄之意遂生開禧之兵端然後知燾之所見固非主和者所及亦非主戰者所及也

大事記講義二十三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宋呂中撰中字時可泉州晉江人淳祐中進士遷國子監丞兼崇政殿說書徙肇慶教授其書卷一論三篇卷二紀宋太祖事卷三至卷五紀太宗事卷六至卷七紀真宗事卷八至卷十二紀仁宗事

卷十三紀英宗事卷十四至十七紀神宗事卷十八至二十紀哲宗事卷二十一至二十二紀徽宗事卷二十三紀欽宗事事以類敘閒加論斷凡政事制度及百官賢否具載於編論中所議選舉資格及茶鹽政制諸條頗切宋時稗政又所載銓選之罷常參任子之多裁汰三司之有二司稅茶之易芻糧皆宋史各志及馬端臨文獻通考所未備者又所載朋黨諸人事實及議新法諸人辨論皆與宋史列傳多有異同亦足資史學之參證前有

興國軍教授劉實甫序謂水心以其師講貫之素發明我朝聖君賢相之心則是書乃中平日講論彙本葉適等爲之編次云

兩漢筆記十二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宋錢時撰時有融堂書解已著錄此書皆評論漢史嘉熙二年嘗經奏進前有尙書省劄稱十二卷與此本合葉盛水東日記以爲不完之本非也其例以兩漢書舊文爲綱而各附論斷於其下前一二卷頗染胡寅讀史管見之習如蕭何收秦圖籍

則責其不收六經又何勸高帝勿攻項羽歸漢中則責其出於詐術以曹參文帝爲陷溺於邪說而歸其過於張良於陸賈新語則責其不知仁義皆故爲苛論以自矜高識三卷以後乃漸近情理持論多得是非之平其中如於張良諫封六國後論封建必不可復郡縣不能不置於董仲舒請限民名田論井田必不可行於文帝除肉刑亦不甚以爲過尤能滌講學家胸無一物高談三代之窠臼至其論董仲舒對策以道之大原不在天而在心

則金谿學派之宗旨論元帝以容禮待呼韓邪論
光武帝閉關謝西域皆極稱其能忍善讓則南渡
和議之飾詞所謂有爲言之者置而不論可矣

舊聞證誤四卷

永樂大典本

宋李心傳撰心傳有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已著錄
要錄於諸書譌異多隨事辨正故此書所論北宋
之事爲多不復出也或及於南宋之事則要錄之
所未及此補其遺也凡所見私史小說上自朝廷
制度沿革下及歲月之參差名姓之錯互皆一一

詳徵博引以折衷其是非大致如司馬光之通鑑
考異而先列舊文次爲駁正條分縷析其體例則
如孔叢之詰墨其閒決疑定舛於史學深爲有裨
非淹通一代掌故者不能爲也宋史藝文志載此
書作十五卷自明代已無傳本故薛應旂王宗沐
等續修通鑑商輅續修綱目皆未見其書今從永
樂大典中所載蒐羅哀輯尙得一百四十餘條謹
略依時代先後編次排纂析爲四卷雖非心傳之
全帙然就所存者觀之其資考證者已不少矣原

書於所辨諸條各註書名永樂大典傳寫脫漏僅存其十之三四謹旁加搜討凡有可考者悉爲補註無可考者則仍其舊心傳所辨閒有脫文今無別本可校亦不敢意爲增損焉

通鑑答問五卷

通行本

宋王應麟撰應麟有周易鄭康成註已著錄此書乃玉海之末附刊十三種之一始自周威烈王終於漢元帝蓋未成之本也書以通鑑答問爲名而多涉於朱子綱目蓋綱日本因通鑑而作故應麟所

論出入於二書之閒其所評騭惟漢高白帝子事以爲二家偶失刊削孔臧元朔三年免太常一條疑誤採孔叢子其餘則尊崇新例似尹起莘之發明刻覈古人似胡寅之管見如漢高祖過魯祀孔子本無可貶乃反譏漢無真儒文帝除盜鑄之令本不可訓乃反稱仁及天下與應麟所著他書殊不相類其真贗蓋不可知或伯厚孫刻玉海時僞作此編以附其祖於道學歟然別無顯證無由確驗其非姑取其大旨之不詭於正可矣

歷代名賢確論一百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不著撰人名氏前有明吳寬序稱皆唐宋人所著其說散見文集中或病其不歸於一輯成此編以便觀覽錫山錢孟濬因其書不能家有刊以傳世云云亦不詳作者為誰近世所行刊本或有題為華亭錢福所輯者然福以宏治三年庚戌登第寬序作於宏治十七年甲子二人同時不應不知為福作殆後來書賈重刻以福廷對第一託名以行歟所採諸家論著皆至北宋而止其書長宏作甚

洪猶避宋宣祖廟諱則理宗以前人所作也考宋史藝文志有名賢十七史確論一百四卷蓋卽此書惟此本較少四卷稍為不合或史衍四字或刊本併為百卷以取成數均未可知觀其評騭人物自三皇以迄五季按代分系各標列主名其總論一代者則稱通論以別之雖不標十七史之名而核其始末恰應十七史之數其為卽宋志之所載益足證矣所引唐人之文如羅隱論子高梅子真盧藏用論紀信張謂論劉宋代晉諸篇皆唐文粹

諸書所未錄蓋宋時經義詩賦兩科皆試策論故書坊多刻此種以備揣摩之用然去取較有剪裁視陳繼儒古論大觀之龐雜叢勝者固不可同年語矣

歷朝通略四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元陳櫟撰櫟有書傳纂疏已著錄是編敘歷代興廢得失各爲論斷每一代爲一篇自伏羲至五代爲二卷北宋南宋則各占一卷蓋詳近略遠之意也南宋止於甯宗卷末櫟自跋謂理度二朝無史

可據也舊本題增廣通略而不言因誰氏之書千頃堂書目有通略句解五卷亦不言作者櫟自跋謂金事廷方雖略述亦以未見其史不敢輕筆然則廷方其原撰是書之名字歟其人姓氏爵里則無考矣書成於至大庚戌明正統壬戌櫟孫盤之婿漢陽知府王靜得本於鄉人方勉始刊行之此本爲袁應兆所刊行僅題乙亥歲不著年號書末附錄有萬歷戊子紀年則崇禎八年之乙亥也後附櫟蒙求一篇及櫟行狀墓誌之類其蒙求末

四韻兼及明初句下註曰此八句爲朱楓林所增然原文迄於厓山句下註宋爲元逼云云殊不類當時之語殆亦有所改竄矣是書雖撮敘大綱不免簡略而持論醇正以資考證則不足以論是非則讀史者固有取焉

十七史纂古今通要十七卷

內府藏本

元胡一桂撰一桂有易本義附錄纂疏已著錄是書自三皇以迄五代哀集史事附以論斷前有大德壬寅自序并地理世系等十三圖錢曾讀書敏

求記曰宋以來論史家汗牛充棟率多龐雜可議以其不討論之過也此書議論頗精允絕非宋儒偶見者可比一覽令人於古今興亡理亂了然胸次朱子稱稽古錄其言如桑麻菽粟小兒六經了好令讀去予於此書亦云其推許是書甚至至議其當從資治通鑑帝魏不當從朱子綱目帝蜀則又以久經論定之事務持異議以駭聽不足爲一桂病也熊禾勿軒集有胡庭芳史纂通要語序卽爲此書而作庭芳一桂字也其稱史纂通要省文

耳此本不載禾序殆偶佚歟

學史十三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邵寶撰寶有左籀已著錄寶嘗為江西提學副使是書其提學時所作為卷十有二以象月又餘其一以象閏每卷或三十條或二十九條以象月之有大小盡取程子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之義名之曰日格子巡撫吳廷舉嘗上於朝書中取自周迄元史事分條論列詞簡意該筆力頗道健其間如記後漢書譙元用弟服去官戴封用伯父

喪去官事以為辟世與人不知後漢人情淳樸其以期功喪解官持喪者見於史冊不一而足寶疑為託故而逃未免失之不考又論荀彧以為志似管仲心似召忽非揚雄之比亦為失當然寶平生湛深經術持論平正究非胡寅輩之刻深尹起莘輩之膚淺所可擬也

史糾六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朱明鎬撰明鎬字豐芑太倉人是編考訂諸史書法之謬及其事迹之牴牾上起三國志下迄元

史每史各爲一編元史不甚置可否自言仿鄭樵
通志不敢刪削唐書之例其晉書五代史亦闕而
不論則未審爲傳寫所佚爲點勘未竟觀篇末別
附書史異同一篇新舊唐書異同一卷與前體例
截然不同知爲後人掇拾殘藁編次成帙也明代
史論至多大抵徒侈游談務翻舊案不能核其始
終明鎬名不甚著而於諸史皆鈎稽參貫得其條
理實一一從勘驗本書而來較他家爲有根據其
書三國志以及八史多論書法之誤而兼核事實

唐書宋史則大抵考證同異指摘複漏中頗沿龔
裴松之三國志註劉知幾史通吳縝新唐書糾謬
司馬光通鑑考異之文又如隋書蘭陵公主忍恥
再醮乃以身殉後夫而取冠列女宋史包恢以肉
刑行公田法媚賈似道乃以源出朱子而別名道
學顯然乖謬者亦未能抉剔無遺至徐夢莘三朝
北盟會編本雜採諸書案而不斷以備史家之採
擇故義取全收無所去取夢莘實未旁置一詞而
明鎬誤以記述之文爲夢莘論斷之語大加排詆

九考之未詳要其參互考證多中肯綮精核可取者十之六七亦可謂留心史學者矣

御批通鑑綱目五十九卷通鑑綱目前編一卷外紀一卷舉要三卷通鑑綱目續編二十七卷

康熙四十七年吏部侍郎宋學稼校刊皆

聖祖仁皇帝御批也朱子因司馬光資治通鑑以作綱目惟凡例一卷出於手定其綱皆門人依凡例而修其目則全以付趙師淵後疏通其義旨者有遂昌尹起莘之發明永新劉友益之書法箋釋其名物

者有望江王幼學之集覽上虞徐昭文之考證武進陳濟之集覽正誤建安馮智舒之質實辨正其傳寫差互者有祁門汪克寬之考異明宏治中莆田黃仲昭取諸家之書散入各條之下是爲今本皆尊崇朱子者也故大抵循文敷衍莫敢異同明末張自動作綱目續麟始以春秋舊法糾義例之譌芮長恤作綱目拾遺以通鑑原文辨刪節之失各執所見屹立相爭我

聖祖仁皇帝睿鑒高深獨契尼山筆削之旨因陳仁錫刊

本

親加評定

權衡至當袞鉞斯昭乃釐正羣言折衷歸一又金履祥因劉恕通鑑外紀失之嗜博好奇乃蒐採經傳上起帝堯下逮周威烈王作通鑑前編又括全書綱領撰爲舉要殿於末復摭上古軼聞撰爲外紀冠於首陳仁錫稍變其體例改題曰通鑑綱目前編與綱目合刊以補朱子所未及亦因其舊本

御筆品題至商輅等通鑑綱目續編因朱子凡例紀宋元

兩代之事頗多舛漏六合之戰誤稱明太祖兵爲賊兵尤貽笑千秋後有周禮爲作發明張時泰爲作廣義附於條下其中謬妄更不一而足因陳仁錫綴刊綱目之末亦得同邀

乙覽并示

別裁乾隆壬寅我

皇上御製題詞糾正其悖妄乖戾之失以闢誣傳信復詔廷臣取其書詳加刊正以協於至公尤足以昭垂千古爲讀史之指南矣

御製評鑑闡要十二卷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史評類

三五

乾隆三十六年大學士劉統勳等編次恭進皆通

鑑輯覽中所奉

御批也始館臣恭纂輯覽時分卷屬彙排日進

呈

皇上乙夜親披

丹臺評隲隨條發論燦若日星其有

敕館臣撰擬黏簽同進者亦皆蒙

睿裁改定塗乙增損十存二三全書既成其閒體例事

實奉有

宸翰者幾及數千餘條既已刊刻簡端宣示奕禩館臣

等飲聆

指授以微文奧義皆出自

聖人獨斷之精心而章句較繁觀海者或難窺涯涘因

復詳加甄輯勒為此書凡分卷十二計恭錄

御批七百九十八則大抵

御撰者十之三

改簽者十之七閱綱鉅指炳著琅函仰惟

聖鑑精詳無幽不燭譬諸鼎鑄九金神姦獻狀不能少

遁鎔毫故論世知人無不抉微而發隱所謂斥前

代矯誣之行闢史家誕妄之詞辨覈舛譌折衷同

異其義皆古人所未發而

敷言是訓適協乎人心天理所同然至乃

特筆所昭嚴於衮鉞如賈克褚淵等之書死狄仁傑之

書周正南北稱侵稱寇之文訂遼金元人名官名

地名之誤而紀年系統再三

申誠允兢兢於保邦凝命之原洵足覺贖震驚

垂教萬世蓋千古之是非繫於史氏之褒貶史氏之是

非則待於

聖人之折衷臣等編輯史評敬錄是編不特唐宋以來

偏私曲袒之徒無所容其喙卽千古帝王致治之

大法實已包括無餘尊

讀史之玉衡併以闡

傳心之寶典矣

欽定古今儲貳金鑑六卷

乾隆四十八年

特命

諸皇子同軍機大臣

上書房總師傅等取歷代冊立太子事蹟有關鑑戒

者按代纂輯自周訖於前明得三十有三事又附見五事而自春秋以後諸侯王建立世子事非儲貳可比者閒敘其概於案語中而不入正條其他偏據竊位無關統緒之正竝略而不論若宋之太弟明之太孫尤足爲萬世炯鑑則備論之紀事取之正史論斷衷諸資治通鑑綱目

御批及通鑑輯覽

御批卷首恭載節奉

諭旨如羣書之有綱要焉伏見我

國家萬年垂統

睿慮深長

家法相承不事建儲冊立

皇上準今酌古備覽前代覆轍灼知建儲一事斷不可行屢頒

宸諭深切著明伏讀

御製職官表聯句詩注於詹事府條下云自古書生拘迂之見動以建儲爲國本其實皆自爲日後身家之計無裨國是誠以立儲之後宵小乘閒伺釁釀

為亂階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朕於此往復熟籌知
之甚審我子孫當敬凜此訓奉為萬年法守

聖訓煌煌日星昭揭證以是編所載往蹟既曉然於前
事之當懲益以知

聖朝詒謀宏遠實為綿福祚而基萬年之要道也

右史評類二十二部三百八十二卷皆文淵閣著錄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八十八

番禺王國瑞初校
南海廖廷相覆校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八十九

史部四十五

史評類存目一

史通會要三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明陸深撰深有南巡目錄已著錄深嘗以唐劉知
幾史通刊本多誤為校定之凡補殘刊謬若干言
又以其因習上篇闕佚乃訂正曲筆鑿識二篇錯
簡類為一篇以還之復採其中精粹者別纂為會
要三卷而附以後人論史之語時亦以已見參之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八十九

史部 史評類存目一

一

深集中別載史通二跋大略言知幾是非任情往
往摭聖賢是其所短至於評隲文體亦可謂當
又言知幾嘗謂國史敘事以簡為主而其書之冗
長乃不少觀其議論可以見其去取之旨矣

史通評釋二十卷

編修勵守
謙家藏本

明李維楨評郭孔延附評併釋維楨字本甯京山
人隆慶戊辰進士官至南京禮部尙書事蹟具明
史文苑傳孔延始末未詳史通舊刻傳世者稀故
永樂大典網羅繁富而獨遺是書其後有蜀本吳

本文句脫略互有異同萬歷中復有張氏刻本增
七百三十餘字刪六十餘字復於曲筆因習二篇
補其殘闕遂爲完書不知其所增益果據何本然
自是以後皆以張本爲祖矣維楨因張氏之本略
爲評論孔延因續爲評釋雜引諸書以證之凡每
篇之末標評曰字者皆維楨語標附評字者則孔
延所補也維楨所評不出明人游談之習無足置
論孔延所釋較有引據而所徵故事率不著其出
典亦頗有舛漏故王維儉以下註史通者數家皆

嫌其未愜多所糾正焉

史通訓故二十卷

編修勵守謙家藏本

明王維儉撰維儉字損仲祥符人萬歷乙未進士官至山東巡撫事蹟具明史文苑傳是編因郭孔延所釋重為釐正又以華亭張之象藏本參校刊定卷端有維儉題識稱除增因習一篇及更定直書曲筆二篇外其校正一千一百四十二字然以二本相校惟曲筆篇增入一百一十九字其因習直書二篇竝與郭本相同無增入之語不知何以

云然也孔延註本漏略實甚維儉所補引證較詳然黃叔琳浦起龍續註是書尙多所駁正蓋劉知幾博極史籍於斯事為專門又唐以前書今不盡見後人捃摭殘賸比附推求實非一二人之耳目所能徧考輾轉相承乃能駭備固亦勢所必然耳

史通訓故補二十卷

編修勵守謙家藏本

國朝黃叔琳撰叔琳有研北易鈔已著錄是書補王維儉註所未及與浦起龍史通通釋同時而成而此本之出略前故起龍亦閒摭用所稱北平本者

卽此書也浦本註釋較精核而失之於好改原文
又評註夾雜儼如坊刻古文之例是其所短此本
註釋不及起龍而不甚改竄猶屬謹嚴其圈點批
語不出時文之式則與起龍略同惟起龍於知幾
原書多所迴護卽疑古惑經之類亦不以爲非此
書頗有糾正差爲勝之耳

四明尊堯集十一卷

浙江范懋柱家
天一閣藏本

宋陳瓘撰瓘有了翁易說已著錄是書書錄解題
著錄止一卷此本十一卷乃後人并其原表序跋

合而編之者也瓘以紹聖史官專據王安石目錄
改修神宗實錄變亂是非不可傳信因作是書以
辨其妄其初竄廉州時所著名合浦尊堯集但著
十論猶未直攻安石及北歸後乃改作此書分爲
八門曰聖訓論道獻替理財邊機論兵處己寓言
始力斥王安石之誣皆摘實錄原文而各著駁論
其下共六十五條坐此羈管台州其總論中所云
安石退居鍾山著此訕書以授蔡卞卞當元祐之
時增損潤色九年筆削云云大抵主於掎擊卞故

史稱京卞兄弟最所忌恨得禍最酷然朱子尙病其有所避就未能直中安石隱微云

讀史管見三十卷

內府藏本

宋胡寅撰寅字明仲號致堂崇安人官至禮部侍郎諡文忠事蹟具宋史本傳是編乃其謫居之時讀司馬光資治通鑑而作前有嘉定丙寅其猶子大壯序稱書成於紹興乙亥又稱其父安國受知高宗奉詔修春秋傳宏綱大義日月著明二百四十二年之後至於五代司馬光所述資治通鑑事

雖備而立議少實因用春秋經旨尙論詳評云云案胡安國之傳春秋於筆削大旨雖有發明而亦頗傷於深刻是以

欽定

春秋傳說彙纂於其已甚之詞多加駁正以持褒貶之平寅作是書因其父說彌用嚴苛大抵其論人也人人責以孔顏思盍其論事也事事繩以虞夏商周名爲存天理遏人欲崇王道賤霸功而不近人情不揆事勢卒至於窒礙而難行王應麟通鑑答問謂但就一事詆斥不究其事之始終誠篤論

也又多假借論端自申已說凡所論是非往往枝蔓於本事之外趙與峇賓退錄曰胡致堂著讀史管見主於譏議秦會之開卷可見也如桑維翰雖因契丹而相其意特欲興晉而已固無挾敵以自重劫國以盜權之意猶足為賢尤為深切致堂本文定從子其生也父母欲不舉文定夫人舉而子之及貴遭本生之喪士論有非之者案寅以不持本生之服遭劾見宋史本傳其自辨之書則見所撰斐然集中考漢宣帝立皇考廟晉出帝封宋王敬儒兩章專以自解而於漢哀帝立

定陶後一節直謂為人後者不顧私親安而行之猶天性也吁甚矣首卷論豫讓報仇曰無所為而為善雖大學之道不是過若致堂者其亦有所為而著書者歟則在當時論者亦有異同者矣至國朝朱直作史論初集專駁是書其閒詆訶之詞雖不免於過當然亦寅之好為高論有以激之至於出爾反爾也

三國紀年一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宋陳亮撰亮字同甫婺州永康人紹熙四年進士

第一官至建康軍節度判官事蹟具宋史本傳是書大旨主於右蜀而貶魏吳名爲紀年實史家論斷之體已載亮所著龍川集中此其別行之本也

議史摘要四卷

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舊本題曰新刊祖謙呂先生議史摘要又題曰議史摘粹一書之中其名已自相矛盾今檢其文卽呂祖謙左氏博議但增以註釋耳然註釋亦極淺陋惟版式頗舊蓋元明閒麻沙書坊所僞刻也

三國六朝五代紀年總辨二十八卷

江蘇蔣曾瑩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惟前有開禧丁卯吳煥然序稱魏君仲舉比求到永嘉朱先生三國六朝五代紀年總辨循通鑑案前史而爲之辨論詞語警拔侍郎葉公正則亦稱此書事理融會今昔貫通云云案文獻通考載紀年統論一卷紀年備遺一百卷永嘉朱黼撰引陳振孫書錄解題謂其起陶唐終顯德與此本不符又載葉適序稱其書三千餘篇述呂武王莽曹丕朱温皆削其紀年今此本三國始於漢昭烈帝章武元年不列曹丕五代始於唐天

祐四年迄十九年下接後唐同光元年不列朱溫其例又復相合考魏仲舉乃建陽書賈今所傳五百家註韓柳文集卽出其家蓋以刊書射利者又吳煥然序首以用兵立言中復有靈旗北指諸君封侯之秋語蓋開禧丁卯正韓侂胄肇釁敗盟之時時方競講北征故仲舉於紀年備遺之中摘刊割據戰伐之二十八卷以備程試答策之用觀序末有上可發前人未盡之蘊下可以爲學者進取之階語則書肆之曲投時局以求速售其大旨了

然著矣卷端冠以三國兩晉南北朝五代世系與地理攻守之圖又甲子紀元總要一卷於曹丕朱溫皆紀其年號與本書乖刺知亦仲舉所加非黼之舊也案平陽縣志黼字文昭隱居南蕩山終於布衣嘗受業陳傅良之門傅良喜議論有止齋論祖一書爲當時舉子所重故黼亦研心史事以作是編其原書雖不可盡睹然二十八卷之中大抵憤南渡之積弱違心立論強作大言謂南可併北北不可以併南侂胄輕舉攻金浮動者譁然和之

卒召敗軻未必非黼等偏僻之說有以熒惑眾聽矣

小學史斷二卷續集一卷附通鑑總論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宋南宮靖一撰靖一字仲靖白號坡山主人南昌人是書上起周平王下迄五代敘述史事而裒集宋儒論斷聯絡成文所採讀史管見說齋講義爲多通鑑及程朱語錄呂祖謙集次之至邵子之詩亦摘句綴入其他蘇洵父子之屬則寥寥數則而已知爲講學家也前有端平丙申自序其中持論

最悖者如謂始皇當別爲後秦晉元帝當復姓牛氏皆祖胡寅之說不能糾正蓋其書全取舊文有如集句遇先儒之論則收之不敢有所異同故也續集一卷明廬陵晏彥文所編宋元二代之事附以遼金又附以西夏安南殊無義例其以宋之南渡爲道學之功宋之不能恢復由僞學之禁又以理宗爲能尊周程爲知復古帝王之治其大旨以道學之盛衰定帝王之優劣而一切國計民生皆視爲末務視靖一原書尤迂而寡當矣是書舊無

刊本明嘉靖中嘉興府知府趙瀛文始為授梓而以陽節潘榮通鑑總論附焉蓋鄉塾課蒙之本也

史學提要一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宋黃繼善撰繼善字成性盱江人其書以四言韻語編貫諸史始自上古迄於宋末以便初學記誦然舊本題繼善宋人而述宋亡且稱德祐幼主降於大元何耶甯都魏禧集有是書序併云重訂其譌闕又屬盱江涂大訥允恆補撰二篇復為之註考宋人所述宜止於五代此本既止於宋則僅補

一篇且又無註未必即禧之所序觀大元之稱當為元人所增也

承華事略一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元王惲撰惲字仲謀東平人世祖時官至翰林學士事蹟具元史本傳此書成於至元十八年時裕宗為太子惲官燕南河北道副使因作此進於東宮載前代為太子者之事加以論斷裕宗甚喜是書令諸皇孫共傳觀焉已載所著秋澗集中此後人鈔出別行之本進書啟稱二十篇釐為六卷今

止一卷亦後人所合併也

敘古頌二卷

永樂大典本

元錢天祐撰天祐履籍未詳是書前有延祐五年三月進表稱臣於延祐元年作大學經傳直解進獻皇太子明年復以孝經直解進獻承命翰林官以威烏爾原作畏吾兒今改正字語譯訖奏上皇帝陛下太后殿下奉旨將孝經鏤版命臣陪侍皇太子備員說書給賜廩餼敢獻盲歌警頌採摭經史成言效荀卿成相之體叶以聲韻著為一編凡帝王之

道起自唐虞訖於有宋總八十六章章二十四字仍隨文引事實註於其下目曰敘古頌可以謳吟歌詠掇前史於片紙之間云云又有禮部牒稱說書臣范可仁衍以增義蕭貞疏以音釋蓋三人共成此書也然詞意鄙俚殊不足採

史義拾遺二卷

內府藏本

元楊維禎撰維禎有春秋合題著說已著錄據孫作所作維禎傳稱其生平論史之書有太平綱目四十冊歷史鉞二百卷今俱亡佚此書傳中不載

明皇甫汸始為刊行大抵雜舉史事自為論斷上
自夏商下迄宋代中有作補辭者如子思薦苟變
書齊威王寶言是也有作擬辭者如孫臏祭龐涓
文梁惠王送衛鞅還秦文是也有作設辭者如毛
遂上平原君書唐太宗責長孫無忌是也大都借
題遊戲無關事實考同時王禕集中亦多此體蓋
一時習尚如斯非文章之正格亦非史論之正格
以小品視之可矣每篇下有跋語蓋其門人所作
自稱其名曰木不著其姓亦不知其為何許人也

事偶韻語一卷

永樂大典本

舊本題錢塘凌緯撰不詳時代是書凡五言絕句
一百首前有自序云唐李瀚蒙求約四言成編誠
便記覽自後文士往往效而為之未有增至五言
者余因暇日觀歷代君臣言行多有補於世教由
是撮舉其要以類相偶萃為絕句百章各章之下
仍取得失事附註焉蓋即蒙求而稍變其體爾

通鑑博論三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甯王權撰權有漢唐祕史已著錄此書以洪武

二十九年九月表上蓋奉太祖敕撰者前二卷論
歷代史事大略後一卷倣史家年表名之爲天運
記其上中二卷所云外記者劉恕陳極之書也正
紀者司馬光之書也錢曾讀書敏求記曰下卷圖
格中於至正二十六年丙午書廖永忠沈韓林兒
於瓜步大明惡永忠之不義後賜死此非寧王之
書法而太祖之書法也德慶一案盡此二十一字
又何他詞之說云云夫林兒之死猶義帝之死也
明初奉龍
鳳年號永忠之死亦猶淮陰之死也諉過永忠

一語而解兩失此真舞文之曲筆曾乃以爲定案
於義殊乖下卷之末有永樂五年御製文一篇題
曰歷代受命報復之驗蓋官爲刊行因而附著其
文純舉報應輪迴之說最爲淺陋後有成祖自跋
云觀其革命之際報復屠戮之慘或亂生於內或
患生於外自相魚肉又云察其歷代報復之由以
明天道好還之理觀其所言似乎尙畏天道者而
革除時屠戮之慘乃無復人理天下後世之耳目
可以言掩耶又案明史權本傳曰權嘗奉敕輯

通鑑博論又作史斷一卷今考是書凡例云一取
史斷為法加諸筆削下卷之末云取史斷之首章
以名是書史斷者宋端平三年南宮靖一所作今
尚有傳本非權作也

宋論三卷

浙江范懋柱家
天一閣藏本

明劉定之撰定之有易經圖釋已著錄此書取宋
史自太祖迄衛王事蹟每條節文提要各為論於
其後凡二十八篇持論頗正故鄭瑗并觀瑣言以
為勝於宋史筆斷然亦取太宗弑奪之說至謂尼

瑪哈尼瑪哈原作
粘罕今改正為太祖復生委巷鄙言何可訓
也

蔗山筆塵一卷

編修程晉
芳家藏本

明商輅撰輅有商文毅奏議已著錄是編雜論史
事僅三十三條頗好持異論如謂宋天書事亦有
深意不可盡加訾議是何言歟

政監三十二卷

兩淮馬裕
家藏本

明夏寅撰寅字正夫華亭人正統戊辰進士官至
山東右布政使是書首列經傳尚書春秋次自漢

迄元史事分條件繫各加評斷皆前人緒言無大
闡發又閒或不免於偏駁

雪航膚見十卷

兩淮馬裕
家藏本

明趙弼撰弼字輔之南平人雪航乃其號也是書
成於正統景泰閒雜論史事上自羲農下及有宋
論多迂闊亦頗偏駁其中如論項羽殺宋義爲是
先儒斷其矯殺爲非又論殺秦王子嬰屠其宗族
伐其陵墓爲是先儒論其暴橫爲非又論項羽不
殺沛公有人君之度先儒不能表而出之又論項

羽獲太公呂后三年無淫殺之心聞吾翁卽若翁
之言卽捨太公則篤於朋友之義而先儒不能察
又論羽之才美亙古無倫烏江之死本實天亡而
非羽罪司馬遷揚雄所論皆謬殊乖刺不協於理
宜爲陶輔桑榆漫志所駁然輔不駁此條之顛倒
而別舉羽弑義帝一事謂雖有善無足稱則所見
亦與弼等矣

新舊唐書雜論一卷

兩淮馬裕
家藏本

明李東陽撰東陽有東祀錄已著錄是編摘唐史

事蹟辨其是非所論太宗明皇之事爲多持論亦皆平允然東陽依違避禍固位取容其論宋璟不與反正之功無害宰相之體實陰以自解其論狄仁傑褚遂良優劣謂二人易地仁傑必能強諫於武后初立之時遂良必不能成功於武后既篡之後及論德宗猜忌元載凶嫉李泌能周旋其間亦隱然自以調停爲功其駁胡寅論高力士一條及論姚崇任詔用詐一條亦欲以持論之正自蓋其所爲也

宋紀受終考三卷

編修汪如藻家藏本

明程敏政撰敏政有宋遺民錄已著錄其篋墩集中有宋太祖太宗授受辨一篇專辨僧文瑩湘山野錄誣太宗燭影斧聲之事末自註云猶恐考核未精故別成是書然觀文瑩所言實無所確指徒以李燾長編誤解文瑩之言遂成疑案耳宋濂黃潛始首辨其誣敏政是書又博採諸書同異一一爲之辨證然仍宋黃一家之緒

論也

宋史闡幽一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許浩撰浩字復齋餘姚人宏治中以貢生官桐城縣教諭與作通鑑綱目前編之許浩同姓名又同時實各一人也是編因與邱濬讀宋史而作其是非皆不謬於聖賢然特舉古來論定之說敷衍成篇如司馬光諸人爲君子蔡京諸人爲小人亦何待於浩而始知之乎

於崇禎壬午乃其自襄陽罷歸之時讀史偶記多隨意閒評不必盡闕褒貶閒有考證亦未甚精核蓋姑以資談柄消永日耳不足以言史學也

孟叔子史發

無卷數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孟稱舜撰稱舜字子塞會稽人崇禎閒諸生是書凡爲史論四十篇其文皆曲折明瞭有蘇洵蘇軾遺意非明人以時文之筆論史者惟其以屢舉不第發憤著書不免失之偏駁如項羽論謂其敗兵由乎天亡非戰之罪商鞅論謂秦用商鞅之法

六世以至於帝始皇不用商鞅之法二世以至於
亡樂毅論謂其非仁非智雖毅不走趙騎劫不代
將亦終必敗皆失之過激李陵論謂陵必報漢漢
待之寡恩則害義尤甚崇禎末降賊諸臣無不以
陵藉口者豈非此類僻論有以倡之乎至於王通
韓愈王安石張浚諸論則能破門戶之見晁錯趙
苞魏徵史浩諸論亦能持事理之平蓋瑕瑜互見
之書也前有崇禎辛未自序述不得志而立言之
意稱李衛公罷相歸著論數十首名曰窮愁志蘇

竄紀年以掩其迹而後來著錄者遂誤以為元人
也其書採摘史事分條立說迄於東漢之末而止
以喪心從亂之人而妄議古今其說蓋不足深論
矣

元涯西漢書議十二卷

浙江范懋柱家
天一閣藏本

舊本題明張邦奇撰實則因霍韜舊彙而增修之
元涯者韜別號也所輯明良集已著錄邦奇字常
甫鄞縣人宏治乙丑進士官至南京兵部尚書諡
文定事蹟具明史本傳其書皆摘西漢之事編次

欽定四庫全書

年月先錄漢書原文而附以評斷多引明代故事

證其得失蓋嘗經奏御之書其每條標臣案者韜

原文有別標侍郎臣張邦奇曰者則續修之文也

史評十卷 內府藏本

明范光宙撰光宙字霽陽石門人是書自春秋迄

南宋人各為評多襲前人緒論罕出心裁

責備餘談二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方鵬撰鵬有續觀感錄已著錄是書雜取古人

行事為世所稱者摘其瑕疵自序謂賢知之過立

言制行或不近人情不合中道往往載諸典籍學

者喜談而誤效之故直指而極論焉以自附於春

秋責備之意然持論刻覈時多乖謬如穀梁謂隱

公可謂輕千乘之國蹈道則未其言允矣今竝謂

輕千乘之國為非至陳師道不肖假趙挺之之衣

亦排詆之所謂不樂成人之美者歟

東源讀史錄 無卷數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田維祐撰維祐字裕夫號東源居士蕭山人正

德戊辰進士官至肇慶府知府是書採集史事及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史評類存目一

前人史評衷以己意其自跋謂於正德丁丑取少
微通鑑節要讀之偶有所見輒錄於楮殊無出人
議論或似有所蹈襲今觀書中所斷制雖無大疵
謬而蹈襲之弊誠如自序所云且少微通鑑節要
雖出宋人實村塾陋本據以立論亦安足以言讀
史也

翼正錄四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明何思登撰思登字一舉武昌人正德甲戌進士
官翰林院編修是書標舉歷代史事而論其得失

大旨主於黜佛老之虛誕故以翼正爲名其持論
不爲不醇而言煩詞複一書惟此一意未免失之
冗瑣與胡寅崇正辨得失相同至其意見偏駁如
許衡爲國子監祭酒乞休事必削元世祖年號繫
於宋度宗咸淳九年之類尤舛謬至極不足與辨
者矣

尙論編二十卷

山東巡撫
採進本

明鄒泉撰泉字子靜崑山人正德中諸生是編所
載自三代以至宋元悉刪削諸史本傳存其梗概

閒引他說考證又仿諸史論贊附以己意亦頗有
可採之處非明人輾轉稗販者可比但以二十一
史欲縮斂於二十卷中此雖班馬之才亦必不能
鎔鑄包括時傷疎漏固其所耳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八十九

番禺王國瑞初校
南海廖廷相覆校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九十

史部四十六

史評類存目二

世譜增定二卷

浙江范懋柱家
天一閣藏本

明呂顯編顯字夢賓陝西甯州人嘉靖癸未進士
官至應天府尹是編因陳璘所刊世譜一書益以
司馬光歷年圖梁氏總論而以黃繼善提要割屬
歷代之下以上古至東晉爲前卷劉宋至元爲後
卷蓋鄉塾課蒙之本也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九十

史部 史評類存目二

一

帝鑑圖說

無卷數
內府藏本

明張居正呂調陽同撰居正有書經直解已著錄
調陽臨桂人嘉靖庚戌進士官至建極殿大學士
諡文簡事蹟具明史本傳是編乃二人奏御之書
取堯舜以來善可爲法者八十一事惡可爲戒者
三十六事每事前繪一圖後錄傳記本文而爲之
直解前有隆慶六年十二月進疏一篇蓋當神宗
諒闇時也疏云善爲陽爲吉故數用九九惡爲陰
爲凶故數用六六取唐太宗以古爲鑑之語名之

書中所載皆史冊所有神宗方在沖齡語取易曉
不免於俚俗

羣史品藻三十卷

安徽巡撫
採進本

明戴璟撰璟有廣東通志初橐已著錄是編取司
馬光通鑑摘其事蹟爲之論斷其凡例云以通鑑
節要爲主而摘其可爲論策命題者案于頃堂書
目有宋江贊所撰資治通鑑節要又有元劉剡所
撰資治通鑑節要皆三十卷未知璟所指何本然
止爲命題而設則不出兔園冊子之陋習也

漢唐通鑑品藻三十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戴璟撰是書明史藝文志著錄然即璟所著讀史品藻坊本改易其名也書中起周威烈王終周世宗與通鑑首尾相應而以漢唐名書璟未必謬陋至此其出自庸妄書賈明矣

兩漢解疑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唐順之撰順之有廣右戰功錄已著錄是編摘兩漢人物論其行事設為問難而以己意解之大抵好為異論務與前人相左如以紀信之代死為

不足訓以漢高之斬丁公為悖恩欺世之類皆乖平允不足為訓也

兩晉解疑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唐順之撰持論與所作兩漢解疑相類而乖舛尤多如賈充一條稱秦檜有息民之功故得善終馮道和藹溫柔故有長樂老之榮悖理殊甚順之學問文章具有根柢而論史之紕繆如此蓋務欲出奇勝人而不知適所以自敗前明學者之通病也

覺山史說二卷

浙江鮑士
恭家藏本

明洪垣撰垣字峻之婺源人覺山其號也嘉靖壬辰進士官至溫州府知府事蹟具明史本傳又湛若水傳末稱湛氏門人最著者永豐李懷德安何遷婺源洪垣德安唐樞懷之言變化氣質遷之言知止樞之言求真心大約出入王湛兩家之間而自爲一義垣則主於調停兩家而互救其失皆不盡守師說云云其講學之書今未之見是編其論史之書也所論起上古迄宋末如論伍員鞭墓之

類頗能主持名教他如論管叔蔡叔合於義而不
知天命詆紀信代死爲呂祿辨冤之類則不免文
士好奇務爲新論至於論余闕死節一條斥闕不
當仕元且以全家併命爲非是則紕繆至極無論
闕本色目人實非南宋遺民垣於事實爲不考卽
使闕之祖父果爲南宋遺民而是時元混一天下
已屆百年踐土食毛久爲黎庶垣乃於數世之後
使爲宋守故臣之節此於理不更悖乎

太史史例一百卷

浙江汪啟
淑家藏本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九十

史部 史評類存目一

明張之象撰之象字元超華亭人嘉靖中官浙江按察司知事明史文苑傳附載文徵明傳中是編取史記所書分類標列爲二百八十九例摘其文以繫於各類之後名目皆極瑣屑夫文字詳略勢無定體本不可以例言況太史公成一家之書往往意在文外尤不得盡以定法拘之而之象乃毛舉細微以爲事事有例此又以說春秋家之窠臼移而論史矣

史乘考誤十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王世貞撰世貞有弇山堂別集已著錄是書一曰二史考凡八卷二曰家乘考凡二卷二史者國史野史也皆臚舉譌傳一一考證已載入弇山堂別集中此其單行之本也

洗心居雅言集二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范櫝撰櫝字養吾會稽人嘉靖庚戌進士官至知府是編凡史論二百四十一條陶望齡爲之序書之上方及行旁皆有評語序前標曰新鐫史綱論題雅言旁註評林目錄前標曰新刻陶會元舉

次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九十一

史部 史評類存目一

五

業史綱論題皆坊本之陋式其爲真出櫃手與否
尚在疑似之間矣

古史要評五卷

江西巡撫
採進本

明吳崇節撰崇節字介甫弋陽人嘉靖甲子舉人
官武岡縣知縣是編所載起周靈王迄南宋每事
先標題目後載史文而斷以己意蓋坊刻鑑纂鑑
略之類而挂一漏萬茫無始末并不足以裨初學
於元朝不載事實但附許衡吳澄二人題曰元朝
人物尤爲偏謬

史取十二卷

浙江汪啟
淑家藏本

明賀祥撰祥字長白長沙人是編凡分六類曰世
詮曰世評曰經世曰性行曰成務曰雜紀六類之
中分子目四十有八蓋史評之流而其體則說部
類也觀其駁孟子益避禹子之言爲無稽稱呂氏
春秋一書與孟子相表裏斥嚴光爲光武之罪人
贊丁謂爲榮辱兩忘之異人皆所謂小言破道者
書中數稱李贄豈非氣類相近歟

讀史漫錄十四卷

內府
藏本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史評類存目二

六

明于慎行撰慎行字可遠更字無垢東阿人隆慶
戊辰進士官至禮部尚書事蹟具明史本傳是書
評論歷代史事起伏義氏至遼金元所論無甚乖
舛亦無所闡發目錄後有門人郭應寵題識稱是
書先梓於閩未經讐校後其子君圖與筆塵同鉅
以行應寵又於慎行遺橐中搜得讀史五十通補
入云

史韻二卷

江蘇周厚
堉家藏本

明趙南星撰南星有學庸止說已著錄是編摘錄

史事儷以四言韻語凡西漢東漢三國兩晉南北
朝唐五代宋元各為一首詞簡而該蓋其諳戊代
州以後借以遣日之筆後人重其忠義因錄而傳
之順治丁亥高邑李士邵刊於杭州版旋散佚乙
未又刊於淮海道署

餘言二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明徐三重撰三重字伯同華亭人萬歷丁丑進士
官刑部主事是編乃其語錄之一種皆衡論古人
得失與發揮理氣性命者有異故以餘言為名所

評上起唐堯下迄宋末大抵儒者之常談然尙無
講學家不情之苛議

涉世雄談八卷

直隸總督
採進本

明朱正色撰正色字應明南和人萬歷己丑進士
官至右副都御史巡撫甯夏是書乃其備兵甘肅
時所著取諸史記傳所載事蹟之有關兵法及才
智明決足啟發人意者分門摘錄而各附評語於
條末每類中又各分奇品正品詞氣纖譎學陳亮
而不成者也

讀史漫筆一卷

編修程晉
芳家藏本

明陳懿典撰懿典有讀左漫筆已著錄此編摘史
記本紀世家列傳事蹟隨意論列數語皆陳因膚
廓之言

蘭曹讀史日記四卷

副都御史黃
登賢家藏本

明熊尙文撰尙文字益中豐城人萬歷乙未進士
官至工部右侍郎是編雜採史傳舊文上起唐堯
下迄元代隨事論斷全類時文評語頗乖著書之
體

史談補五卷

兩江總督
探進本

明楊一奇撰陳簡增補二人均不詳始末所可考者簡書成於萬歷中一奇書又當在前耳一奇書五卷本名史談於諸史中摘錄事蹟加以論斷皆常談無所闡明簡又補入百餘條雜於一奇舊編之內仍為五卷改題曰史談補其膚淺更出一奇下矣

尙友齋論古

無卷數
浙江
巡撫探進本

明涂一榛撰一榛字廷薦漳州鎮海衛人萬歷甲

辰進士官至通政司通政使其書取春秋時范蠡迄宋文天祥六十八人各錄本傳而自為評語綴於其末去取絕無義例議論亦多陳因其於呂誨彈王安石事謂臺諫不可隨眾占風則為當時朝局而發也

人物論三十四卷

內府
藏本

明鄭賢撰賢字元直莆田人官震澤縣教諭是書成於萬歷戊申掇諸史論贊及唐宋以來各家文集取其論古之文裒為一編而以時代編敘之賢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史評類存目二

九

亦附評於篇末率兼論其文不專論其事其體例
蓋在史評總集之間也所採元以前人之說僅一
百二十七家所採明人之說至二百四十七家則
冗雜可知矣

讀史商語四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明王志堅撰志堅字弱生更字淑士亦字聞修崑
山人萬歷庚戌進士官至湖廣提學僉事明史文
苑傳載其爲南京兵部郎中時要同舍郎爲讀史
社撰讀史商語卽是編也以十七史之文與資治

通鑑參核隨事論斷較他家史論抱殘守匱者頗
殊如論茅焦稱假父二弟謬於理而悖於事論劉
向爲漢宗室諫外家封事不當以任用宗室爲言
招爭權之嫌論後漢黨錮中岑暉劉表胡毋班皆
謬負虛名論通鑑帝魏故漢獻帝用魏諡綱目帝
蜀則宜用蜀諡曰孝愍論劉琰撻妻小過至於棄
市諸葛亮不能辭責論山簡嗜酒釀亂不應以習
池爲美談論漢昭烈帝非棄荊州蘇軾之言失考
皆爲有理其謂秦始皇在趙之時生僅兩歲無由

與燕太子丹相善謂漢史所紀征討斬獲動以萬計皆非實數以漢故事破賊文書以一報十爲證謂魏書爾朱榮傳韓彭乃韋彭之譌以金石錄爲證謂南史何敬容傳北史后妃傳崔暹傳與齊文宣帝本紀矛盾謂胡寅讀史管見誤讀通鑑宇文孝伯事謂房瑄無請親王領軍事司空圖詩註不足憑亦皆有考據惟好爲高論動輒踳駁如謂桑宏羊有補於國計謂曹操所行實文王之事謂諸葛亮不善用兵陳壽所評爲確謂謝靈運爲晉之

忠臣可比陶潛謂李林甫在安祿山必不敢叛謂王叔文爲忠臣有功無罪皆紕謬之甚又頗不論是非而論果報於佛法信之尤篤謂袁宏漢紀不知佛法之精微廣大謂傅奕闢佛爲淺陋司馬光取入通鑑所見與奕相等尤非論史之道矣

史懷十七卷

內府藏本

明鍾惺撰惺有詩經圖史合考已著錄是書上自左傳國語下及三國志隨事摘錄斷以已見明史文苑傳稱惺官南都儵秦淮水閣讀史恒至丙夜

有所見卽筆之名曰史懷卽是編也其說雖閒有
創獲而偏駁者多蓋評史者精核義理之事非掉
弄聰明之事也

元羽外編四十六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張大齡撰大齡眉州人凡史論四卷首正統論
次雜論延陵季子晏平仲等二十餘人又說史雋
言十八卷分二十四類雜採史文斷以已說又晉
十六國指掌六卷唐藩鎮指掌六卷皆鈔撮晉書
載記唐書藩鎮傳而成隨筆八卷支離漫語四卷

評騭史事大都穿鑿附會無所發明其論正統欲
以漢配夏以唐配商以明配周而盡黜晉與宋元
尤爲紕繆

詩史十五卷

副都御史黃
登賢家藏本

舊本題明顧正諛撰正諛松江人萬歷中官中書
舍人考錢希言戲瑕曰昔嘗於太原齋頭見雲閒
刻顧氏詩史閱之乃中翰正諛名也余與王先生
相顧驚嘆王先生曰此豈虎頭公所能辦哉後余
過雲閒乃知華亭有詞人唐汝詢仲言者目雙瞽

著成是書顧氏以三十金詭得之嗟乎唐生之文誠賤何至此甚也千古不白之冤俟異世子雲者起故當有定論耳云云據此則是書為唐汝詢作正諛乃買其槁而刻之耳然是書以列朝紀傳編為韻語各為之註以便記誦不過蒙求之類不知正諛何取而竊據之也

測史剩語六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馮士元撰士元字廷對新昌人萬歷中由貢生授靖安縣訓導遷河南府教授是書雜取春秋至

唐代史事為之論斷以人標題者二十四篇以事標題者三篇閒得蘇軾之一體附以擬書三篇連珠雜說各十篇則小品伎倆矣

史拾載補 無卷數 江蘇周厚堉家藏本

明吳宏基撰宏基字柏持仁和人是編取史記八書及儒林循吏游俠酷吏滑稽日者龜策貨殖匈奴西南夷大宛列傳十一篇加以圈點竝略附箋註評語於篇後前有自序似乎先著一書名史拾而此補之者又冠以蘇轍古史跋似乎補所未收者

其體例殊不可解又有郎璧金序稱其旅撫稗收
凡天經地志昆螻草卉之事彙纂成書綴之簡裔
更與本書不相應亦莫能詳也

史砭二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程至善撰至善字于止休甯人是書所論上起
三皇下迄於宋然論兩漢者十之八餘皆寥寥數
則大抵迂闊之談其偶出新意則往往乖刺如謂
岳飛得金牌之召當還戈南指誅秦檜以清君側
是豈可行之事乎

評史心見十二卷

浙江汪啟
淑家藏本

明郭大有撰大有字用亨江甯人是書取古人事
蹟標題每事爲論其凡例云凡可以爲策論者擇
取以利於舉業則其書不必更問矣

古質疑一卷

安徽巡撫
採進本

明鄭賡唐撰賡唐有讀易蒐已著錄是編評論史
事凡三十八條自伏羲至周平王止窺其微意似
欲爲春秋前編也中如論女媧補天乃張湛列子
註之緒言論黃帝鑄鼎乃宋人僞子華子之舊說

以至姜嫄履武元鳥生商亦多先儒所已論無庸
勦襲陳言至太甲條稱竹書爲偽高宗幽王二條
又引竹書爲證數頁之中自相矛盾王季一條前
後文義不相屬其殆傳寫譌脫歟

讀書鏡十卷

浙江孫仰
曾家藏本

明陳繼儒撰繼儒有邵康節外紀已著錄是書乃
所作史論或一人遞舉數事或一事歷舉數人而
以己意折衷其間欲使學者得以古證今通達世
事故以鏡爲名所言亦不甚精切特持論尙頗平

正視所著他書猶爲彼善於此至所稱人主宮闈
中事臣子不可妄有攀援亦不可過爲排擊而少
年喜事形之章奏刻之書帙至遍於輦轂市肆之
閒此在布衣交友尙不能堪而況天子乎此言蓋
爲萬歷閒爭國本者而發於明季臺省之弊可云
切中不以繼儒而廢其言也

青油史漫二卷

副都御史黃
登賢家藏本

明茅元儀撰元儀有嘉靖大政類編已著錄是書
雜論史事多爲明季而發如稱漢高祖令吏敬高

爵則爲當時輕武而言詆魏徵抑法以沽直太宗
矯情以聽諫則爲當時科道橫議而言論西漢亡
於元帝東漢亡於章帝則爲神宗而言亦胡寅讀
史管見借事抒議之類而矯枉過正故其詞多失
之偏僻

史疑四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宋存標撰存標字子建華亭人崇禎閒貢生候
補翰林院孔目是編取三傳國策史記漢書及諸
雜史摘其事蹟而論列之如以項羽爲智士仁人

以漢高帝爲木偶之類殊嫌乖謬措語尤多輕佻
卷首題陳繼儒選定則習氣所染由來者漸矣

歷代史論二編十卷

安徽巡撫
採進本

明張溥撰溥有詩經註疏大全合纂已著錄是書
總論史事起三家分晉至周世宗征淮南議論凡
近而筆力尤弱殊爲不稱其名題曰二編蓋尙有
前編今未之見

讀史書後一卷

江西巡撫
採進本

明胡夢泰撰夢泰字友蠡鉛山人崇禎丁丑進士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九十一

史部 史評類存目二

十六

官鄞縣知縣是編前有順治辛丑張逵序稱其大節耿然不愧首陽卒與其配李媛稱雙節而湮沒不傳云云則亦明末死義之士達不詳其始末不可考矣是書皆讀史記而跋其後文體晦澀幾不可讀殆亦劉鳳之流又有文德翼序語意亦相類蓋明季偽體橫行士大夫以是相高而不知故爲詰曲適爲後人笑也

拙存堂史括三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冒起宗撰起宗有拙存堂經質已著錄是書成

元史闡幽一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明許浩撰大抵皆取續綱目所書而論斷之凡五十二條持論雖正而亦不免於偏駁

世史積疑二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舊題元李士實撰前有自序稱至正七年壬申三月朔書案至正七年歲在乙亥非壬申與史不合而元代亦未聞有李士實惟明有新建李士實成化丙戌進士官至右都御史致仕正德

閒甯王宸濠圖不軌引之同謀事起時以士實與舉人劉養正爲左右丞相宸濠就擒士實併伏法事見明史而正德七年正值壬申與此書序內紀年適合屠隆考槃餘事又稱士實有善書名而此本內自書序文筆勢頗雄放亦足相證其爲明李士實所撰無疑書首有衡山及天籟閣印記乃文徵明項元汴兩家舊本此必在當時以士實爲黨逆叛臣嫌於私存其著作故改

文忠公謫居儋耳亦著論數十首今所傳平王范增諸篇是也云云案李德裕窮愁志作於崖州無罷相歸之事蘇軾諸論雖集中不著年月亦無作於海外之明文所引皆爲舛誤知其聰明用事考證多疎矣

狂狷裁中十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楊時偉撰時偉有春秋編年舉要已著錄是編上起戰國下迄金元取忠臣孝子志士仁人之事而論說之其自序曰憑虛不如履實異撰不如庸

行又云考覽千古未聞志士仁人忠臣孝子之外
別有所謂進取不爲者私爲尙論取實代虛凡忠
孝志仁正骨奇氣雖不襲狂名不矜狷迹而強名
爲狂狷焉卽於孔孟之旨茫無取裁而律以成章
進取則庶乎不悖爾矣此其撰述之大意也然其
中所載如豫讓聶政諸人猶謂節取其義烈而魏
延馬謖華歆郝慮亦竝收入未免蕪雜不倫矣

廿一史獨斷二十一卷

江西巡撫
採進本

明張自勳撰自勳有綱目續麟已著錄是書於二

十一史各糾其失每一史爲一卷其中糾體例之
失者十之三四糾議論之失者十之六七而所謂
體例之失者不過某人之傳不當在某人前某人
之傳不當在某人後及某人當與某人合傳某人
不當與某人合傳而已大抵取其篇目論贊互相
比勘而斷以己意非能旁引曲證一一究其異同
核其虛實也其凡例謂先儒已駁者不復置喙性
恥蹈襲絕無勦說然如開卷論史記項羽本紀陳
涉世家卽皆劉知幾史通之說是亦未及博徵之

一驗矣

宋史筆斷十二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舊本題正誼齋編集不著撰人名氏所論始於太祖建隆元年至衛王溈海之事論皆近迂闊

尙論編六卷

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但自稱曰印須子中有近日熊經略語則明末人所輯也其書皆摘前人論史之語起於堯舜迄文天祥明人議論採摘尤多大抵拉雜無緒每篇皆有跋語亦佻纖無可取序凡三首

一稱夢博道人一稱狎鷗翁一稱六宜亭長亦不知爲何許人也

賣菜言一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舊本題曰匪齋撰不知何許人書中取明一代人物各加詳斷自宋濂以下凡六十餘人以及律呂推步之說亦竝爲考辨蓋亦史論之類書中稱莊烈帝爲思皇帝疑福王時人也

綱鑑附評二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舊本題

國朝劉善撰善號龜齋吉水人考江西通志有劉善
臨川人洪武丁卯舉人是書所論自夏帝啟訖晉
代爲上卷自南北朝訖明太祖卽位爲下卷時代
亦與相應又似乎卽明初之劉善疑不能明也所
評多勦襲舊文大抵不出胡寅尹起莘之說其自
立新意者往往縱談害理如謂漢高當立趙王如
意爲太子諸臣爭之爲非又謂卽立惠帝亦當如
鉤弋夫人先殺其母可謂不揆於理不近於情他
如因王珪子尙公主珪令行婦禮一事忽牽及珪

昔事建成今事太宗猶婦之再醮於人而忘所醮
之卽戕夫者九節外生枝非其本事矣

漢史億二卷

山東巡撫
採進本

國朝孫廷銓撰廷銓有顏山雜記已著錄是編取司
馬班范三史所載事實隨筆論斷共二百餘條中
多與于慎行讀史漫錄議論相同者自序謂與之
暗合故不復刪其論畱侯子辟疆始謀分王諸呂
謂辟疆深沈多智無忝厥父有安劉氏之功夫諸
呂分王劉氏危於累卵特以祿產庸才遽釋兵柄

諸大臣得而誅之辟疆以一孺子首倡亂謀幾覆
邦國乃以能安劉氏稱之不亦慎乎

論世八編十二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華慶遠撰慶遠無錫人是書輯前人論古之說
各區以時代卷首有自序四篇初序於崇禎庚辰
再序於甲申三序於己丑四序於己酉己丑爲順
治六年己酉爲康熙八年其庚辰原序謂略似竟
陵鍾氏史懷或正史或野史或集或說不專一史
久之盈冊題曰寒窻歎後改名爲論世八編自一

卷至四卷爲初編論自古迄三代五卷爲二編則
專論孔子六卷爲三編專論西漢七八兩卷爲四
編論東漢後漢九卷爲五編論晉至隋十卷爲六
編論唐十一卷爲七編論北宋十二卷爲八編論
南宋至明初大抵綴緝陳言閒有附評亦寥寥偶
見

歷代甲子考一卷

編修程晉
芳家藏本

國朝黃宗羲撰宗羲有易學象數論已著錄魯隱公
以上甲子漢志與史記不同黃道周主史記宗羲

以其與尙書不合嘗與朱朝瑛反覆辨論謂當從班氏以武王克商爲己卯歲歷引尙書及竹書紀年以證之此篇卽荅朝瑛之書已載於南雷文定中曹溶收入學海類編改題此名實非其舊也

鑑語經世編二十七卷

直隸總督探進本

國朝魏裔介撰裔介有孝經註義已著錄是編以通鑑卷帙浩繁學者難以卒讀於是摘錄司馬光資治通鑑及王宗沐宋元資治通鑑凡有關經世者加以案語其議論尙皆平正然亦不能無因謬襲

誤之弊如信宋太宗燭影斧聲之事而曰燭影搖紅心田變黑殊爲失考又謂明永樂四書五經大全爲不刊之典亦未免儒生章句之見也

讀史吟評一卷

大學士英廉購進本

國朝黃鵬揚撰鵬揚字遠公晉江人順治丁酉舉人嘗官知縣是編雜詠史事每詩之後附以論斷略如元宋无吟嚙集例而詞旨拙鄙則又出无下玩其意旨似借諷明季之事不爲品第古人也

史評辨正四卷

福建巡撫探進本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九十

史部 史評類存目二

三

國朝黃鵬揚撰是書取歷代史評斷其是非每條皆先列前人之說次申己見卷首自序所論評史三病四宐等說頗爲切中然如伊尹兩截人之類仍嘵嘵於一字一句之間爭無關之得失則亦未改迂儒論古之習矣

讀史轡疑十卷

山東巡撫採進本

國朝張彥士撰彥士字龍弼定陶人順治初歲貢生官黃縣訓導其書評論史事自上古至元凡四百餘條多作韻語大約欲仿史家贊體而體例尤雜

議論迂拘不出鄉塾儒生之見

史折三卷續一卷

湖南巡撫採進本

國朝賀裳撰裳字黃公丹陽人康熙初諸生是書取明人評史諸書義有未當者折衷其是凡史懷狂夫之言史說贅言湧幢小品談史藏書史裁史餘讀史漫錄劄記外篇等共十一家謂之後語又各繫小序於前凡三卷古今論史言人人殊所謂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也裳所駁正頗屬持平然其中可一兩言決者必連篇累牘覺浮文妨要至

於陳繼儒之淺陋李贄之狂謬復爲之反復辨論
更徒增詞費矣卷後附史折續編乃裳所自爲史
論蓋折衷唐宋諸儒之說已刊入本集內此又以
類附於史論者也

澂景堂史測十四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國朝施鴻撰鴻字則威邵武人康熙中由歲貢生官
至奉天府經歷是編取通鑑中自晉至隋事蹟各
爲評論共一百七十七則其專取晉宋以下六代
者自序云歲在甲辰署篆羅源未攜書籍借得溫

公通鑑自晉至隋數十冊日夜讀之因而有所論
議則亦偶然劄記也

垂世芳型十三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金維甯撰維甯字德藩華亭人康熙丙午舉人
初維甯取歷代事蹟人立一傳各系以論名連珠
彙校蓋通史流也鄭重欲爲之刻不果後刪撥其
論三分之一以成此書所論上起孔子下迄明季
共七百八十五人而明一代居一百四十八其父
章原亦與焉

資治通鑑述

無卷數 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陳詵撰詵有易經述已著錄是編凡論三十二篇始於范蠡終於陸贄裴度未附史官論一篇所論戰國時事居十之七秦漢以後閒及一二事未編卷帙其次第亦參差不一蓋刊刻未竟之本全書當不止此也

通鑑大感應錄二卷

山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秦鏡撰鏡字非臺翼城人此集前有鏡自序謂資治通鑑乃古今來一大感應篇錄其彰明較著

者俾覽之者有所觀感云云大抵如迪吉錄勸善圖說等書取以醒世非史學也如論皋陶謂之士而兼師全柄生殺之權故子孫不王則九附會之論矣唐虞至治堯舜至明皋陶之刑果于天罰能見用於二帝之世乎

讀史辨惑

無卷數 直隸總督採進本

國朝王建衡撰建衡號月蘿威縣人歲貢生候選教諭是書成於康熙四十一年雖以讀史為名而考其所引實皆坊刻鳳洲綱鑑也

史論初集 無卷數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朱直撰直字少文江蘇人是集為駁正胡寅讀史管見而作其中頗有持平之論如牛晉論等篇雖寅復生不能辨然而詞氣太激動乖雅道每詆寅為腐儒為矇矓未視之狗為雙目如瞽滿腹皆痰為但可去註三字經百家姓不應作史論為癡絕呆絕稚氣腐臭雖寅書刻酷鍛鍊使漢唐以下無完人實有以激萬世不平之氣究之讀古人書但當平心而論是非不必若是之毒詈也

詩史十一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國朝葛震撰震字星巖句容人是書於歷代帝王各以四言韻語括其始末起自盤古終於有明據康熙癸未鍾國璽序其書尙有全註此特先刊其正文然讀史之學在於周知興廢始末此書如為童穉設則事無註釋斷乎不解為何語誦之何益如曰成人讀之可不須註世烏有已成人尙誦此種書者乎所謂進退無據也

四言史徵十二卷 內府藏本

國朝葛震撰卽葛氏詩史曹荃爲之註釋改題此名也據荃自序題康熙庚辰尙在癸未前四年殆鍾國璽刻詩史時尙未見此本歟

班范肪截四卷

編修勵守謙家藏本

國朝張篤慶撰篤慶字歷友號厚齋又號崑崙外史淄川人康熙丙寅拔貢王士禛漁洋詩話稱其淹博華瞻千言可以立就是書卽兩漢史事稍加論斷大抵皆屬常談亦有僅節錄數語不置一詞者其中旁掇應劭風俗通蔡邕獨斷劉珍東觀漢記

之類則顏師古李賢劉昭註中所引也似史評而非史評似說部而非說部殆隨筆偶記之書故漫無體例歟

五代史肪截四卷

編修勵守謙家藏本

國朝張篤慶撰是書摘取歐史之文閒附己意爲論斷與班范肪截體例略同而持論尤多無謂如論朱全忠張全義賜名事則曰可謂忠不忠而義不義矣此亦何須復道又論昭宗椒蘭殿何后積善宮事曰椒蘭不以延嗣積善不以流慶置其本事

而旁論宮殿之名不幾時文之掉弄筆墨乎至論
馮道兔園冊事曰此冊流傳至今遂廣不特翰苑
諸公奉爲祕書而帖括家亦以爲金科玉律矣案
兔園冊三卷通考著錄註曰虞世南撰今其書久
佚篤慶乃云流傳遂廣亦徒爲高論實不知其爲
何書也

增定史韻四卷附讀史小論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仲宏道撰宏道字開一嘉興人是書成於康熙
辛未以趙南星史韻前載年號浮文妨要註又寥

寥不詳所以不行於世乃刪其繁冗補其闕略以
成是編復上續以義軒至秦下續以明代之事其
他晉之十六國五代之十一國以及遼金西夏亦
各爲韻語以補之每紀之末宏道各爲總論明紀
評語則採谷應泰紀事本末之文

十七史論九卷年表一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夏敦仁撰敦仁字調元武進人是書論斷史事
始於漢終於五代大抵陳言每代各列世系於前
僭偽之國皆然末爲年表一卷以帝王與僭偽竝

列而所紀始漢終元與十七史數亦不相符未喻其故也

芝壇史案五卷

湖北巡撫採進本

國朝張鵬翼撰鵬翼字警菴連城人其書取史籍舊事做讞獄之法每一條為一案而以己意斷之論多迂闊

史學正藏五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宋士宗撰士宗字司秩星子人雍正丙午舉人其書上自三皇下訖昭烈各有辨論凡二百三十

八條自序云不獲竣事姑取其就緒者亟為錄出蓋未竟之本也

讀史評論六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費宏灝撰宏灝號愚軒湖州人是書前有雍正戊申自序前四卷曰史評後二卷曰史論評則分條剖記論則因人因事各自成篇評多瑣屑論多臆斷如王戎石崇論謂戎之得預竹林以多財之故嵇阮等利其所有引而入之冀分餘潤崇既富人必不識丁其金谷園集序殆有寒士為之捉刀

雖有激之談亦慎之甚矣

十七朝史論一得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郭倫撰倫有晉記已著錄是編為論八篇一曰秦漢二曰晉宋齊梁陳三曰隋四曰唐五曰梁唐晉漢周六曰宋七曰元八曰明凡十七朝故以為名每朝各論其得失大致不悖於理

石溪史話八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劉鳳起撰鳳起字蘭村睢甯人是編起自三皇五帝至明福王止所論凡百餘條或一事而以數

事證之或一代而以歷代參之立說頗見詳辨而前後時有矛盾又如以王佐才許荀彧而詆王導為虛聲美武后之保護賢臣而咎岳飛之不知進退其是非臧否亦不能無所謬也

唐鑑偶評四卷

編修周厚輅家藏本

國朝周池撰池字商濂湖口人是書因讀通鑑綱目而評其得失多駁正發明書法及胡寅讀史管見之說頗中其失然以唐鑑為名而卷一起高宗上元元年卷三終武宗會昌四年於唐代首尾不能

完具疑為未成之藁其子孫錄之成帙也卷四為

論一首辨四首說一首則以各自為篇與批綴簡

端者體例不同故別為一卷云

右史評類一百部八百六十七卷

內八部無卷數

皆附存目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九十

番禺王國瑞初校
南海廖廷相覆校

四九